

河南省著名老作家丛书

王洪应 主编

李準作品选

(下)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李準作品选

(下)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(下·电影文学剧本、长篇小说)

老兵新传	(429)
李双双	(519)
高山下的花环	(585)
牧马人	(670)
荆轲传	(727)
黄河东流去 (长篇小说节选)	(774)

附:

情节、性格和语言	(828)
谈谈塑造人物	(835)
在第二届茅盾文学奖颁奖会上的讲话	(850)
伏枥馆素描	(852)

老兵新传

第一章

一

城市街道，人民解放军向前挺进的雄壮行列。

字幕：一九四八年。

远远传来一阵急骤的马蹄声。

两个穿军服的人，骑着两匹马在画面上掠过，顺着大街向一座办公大楼奔去。街道的墙上，写着横幅标语：“支援解放大军，解放全中国！”“军队向前进，生产长一寸。”

二

财务秘书室的门。

一只大手使劲扭着门钮，但没有扭开，又使劲地拍起来。

从门里探出来一个姑娘的头，她用温怒的目光打量着拍门的人：这个人有四十多岁年纪，红脸膛，高鼻梁，眼角上总是带笑的鱼尾纹，脸上洋溢着健康而乐观的神采。他穿着一身褪色的草黄军服，披着一件老羊皮短大衣。戴着个皮帽子，遮耳耸立着，这就是老战同志。

“找谁？”姑娘问。

“请你先让我进去。”他笑着故意装着怕冷的样子，姑娘的目光落在他带着泥泞的黄色马靴上。他使劲地跺了一下靴上的泥，姑娘抿着嘴笑着翻了他一眼，把门开开让他进去。

姑娘坐在办公桌前问着他，她是财委李主任的秘书。

女秘书：“你找财委李主任有什么事，”

老战：“他是我的老上司，进城顺便来看看他。”

女秘书：“他没有时间，现在正开各专区财委主任会议。”

老战：“那么明天呢？”

女秘书：“明天还要开会。”

老战：“那么后天呢？”

女秘书：“后天是星期天！”

老战：“啊！还有个星期天！那么他家在什么地方住？”他站了起来。

女秘书打量了他一下：“这个不能随便告诉你！”

老战：“啊！好吧！……”

老战大踏步走出来，女秘书由于关门太急，挤住了他老羊皮大衣袖子上的破缕。

老战：“请慢一点！”女秘书开门，害羞地无可奈何地笑了笑。

老战走在走廊下找他的通讯员，他叫着：

“小冬子，小冬子！”一个穿黄军服的小伙子答应着走来，

样子机灵、天真、纯洁。他正在有趣地好奇地玩着走廊下的暖气管子的开关，因为他没有见过。

小冬子：“回去吗？”他说着就去拿马鞭子，提大帆布包。

老战：“回去还得住店，走吧！”他指着门户深重的大楼：“她不给通报，咱们就别麻烦她了！咱们自个儿有腿！”他看了看秘书室，就悄悄地、径直地向办公大楼里边闯去。

三

三层楼上，老战找寻人的简短迭印。

一个中型会议室。

会议室的里边，一个精神矍铄的灰白头发老头在讲着话，这是财委的李主任。

李主任：“现在我们要支援解放大军粮食，还要支楼已经解放的城市粮食。将来还要供给各个大城市充分的粮食。我们不但要把这些城市拿下来，还要管人民吃的！因此我们要开办农场，要开垦荒地。这是个新工作，也是个长远的事业！就是艰苦一点……”

会议室门外，老战悄悄偷听着，心花怒放。

李主任：“……你们谁有这个志气，有胆量，可以给你们两千垧荒地！给你们二十部拖拉机，先去办它一个！……”

老战在门外听着跃跃欲应，急不可耐。

听报告的人兴高采烈地想发言。

李主任：“现在的职务没关系，不管你们现在是专员或者是……”老战突然闯进来。

老战：“报告！李主任，我……我愿意去，能不能叫我去？”

他由于太兴奋，老羊皮大衣滑落在地上。

李主任：“你是哪个专区的？”李主任吃力地拿下眼镜，用花了的眼睛望着。开会的人也惊愕地望着这位闯进来的“不速之客”。

老战：“我不是来参加会的，我是战长河，老战！……”

李主任：“唔！——”他好像想起了他，他招着手。

李主任领着老战往自己的办公室走着，经过女秘书的办公地方，女秘书奇怪地望着这个跑进来的人，老战和她交换了一下难为情的目光。

老战跟着李主任走进里间去，小冬子把帆布包放在地上，他向这个青年姑娘吹起牛来。

女秘书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是谁呀？”

小冬子眯着眼睛凑过来说：“他吗，可不简单哪！他姓战，就是我们的县长。过去干过游击队长、解放军的营长、县武工队长。是个呱呱的神枪手，日本鬼子都怕他！他还是个画家……”他正说的有劲，女秘书打断了他的话。

女秘书：“他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呀？”

小冬子：“这个吗！……”他窘迫地想着。

女秘书：“美术学校？”

小冬子：“不！比这个还要大！”

在李主任的办公室里，他和老战正热情地谈着话。

李主任：“你们几个都转到地方上来了？”

老战：“是啊！我们在县里一直和土匪干了一年多，现在剩下的几小股赶到大山里边去了。我们也就正式挂起牌子办起公来了。”

李主任：“啊！好么，地方上需要你们，我们要建立我们的县政权，还要搞建设！”

老战急促地：“我就是来向你要这个事儿。你知道，当县长那个活儿我不习惯！我真希望去办个农场，我早就想干这个工作。有一次我们追土匪到大草原，嗨！一看那么大片的土地都在荒着，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了。”

李主任：“不过到那儿开荒地，是很艰苦的，冷得很！你的身体……”

老战急忙说：“我这个人就怕热，偏偏不怕冷！”

李主任：“这还是个新事业，没有基础，万事开头难！……”

老战急忙站起来说：“李主任，没关系！你发调令吧！我这就去。”

李主任：“唔，那好吧！那么你就是我们第一个农场的场长了！”

老战：“好像你还得给我点什么。”

李主任：“已经给过你了！”

老战：“没有啊？”

李主任：“就是一句话！”

“呵呵……”两个人都笑了起来。

四

一个小车站旁的小屯子。

大雪覆盖着茅屋和村街，屯子里像死一样沉寂。

老战、小冬子和他们新带来的总务科长周清和，走向一家门口。门内，一个老头儿和一个老大娘从门缝里看着他们。她还分

辨不出他们是什么军队。

周清和上去拍了两下门，由于拍得太重，老战把他拉过来。他自己拿着小烟袋在轻轻地、巧妙而有节奏地敲着门，这声音简直像一曲愉快的音乐。

“谁呀？”里边老大娘开腔问话了。

“开门吧！大娘，我们是到草原去过路的，雇个爬犁。”老战说着，老头儿藏到后边去，门开了。

老大娘：“我们家里没有人哪！”

老战笑着：“不用怕，大娘，咱们是解放军，叫老大爷或者大兄弟出来吧！”老战有经验地说着。

老大娘喜出望外地朝里边喊着：“老头子，解放军！”老头儿从里边跑出来，拍打着身上麦秸，笑着说：“惹你们见笑，原来是咱们自己人哪！”他又跑到门口朝街上喊着：“乡亲们，是这一家！”他用手比个八字。

紧闭的门户都“啪啦”、“啪啦”开开了。

五

冬天的草原。（鸟瞰）

皑皑的白雪像厚被一样覆盖着茫茫无垠的草原，极目望去，尽是一片银妆世界。一丛丛枯黄的鹅冠草、小叶樟草蜷曲在雪地上，秃秃的灌木枝桠被大雪压得弯着腰；雪地上残留着野狼、狗子、狐狸和野兔的足迹。从各种迹象看来，这是一块人迹罕至的地方，这是野狼和兔子出没的世界。

三只狍子在雪地上出现。它们谛听着什么，突然吃惊地向着远方雪地跑走。一辆雪橇从远远的雪地上像一个小黑点子慢慢地驶过来。

雪橇上坐了四个人。赶马的是小屯子里那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儿。老战坐在雪橇上，用惊羨的眼光看着草原，小冬子也兴奋地张望着，不时推着和他们一道来的总务科长周清和。

小冬子：“你看！你看！”他指着孢子，推着睡着的周清和，周清和翻了个身，用羊皮大衣蒙住了脸。

老战向四周张望着，好像眼睛应接不暇。

老头儿：“……我们这儿人口稀，离区政府就是一百三！因此常有‘胡子’！”

老战：“你们这个村再往东还有村子没有？”

老头儿：“没有了，我们村是咱们中国最靠东的村子了，这往前走，都是大草原。”

雪橇走到了一块辽阔平坦的地方。

老战喊着：“停一停，停一停！”

老头儿：“又干什么？”马站住了。

老战跳下雪橇，用手迅速地扒着雪，又用腰刀挖了一把黑油油的泥土——这是团粒结构的黑钙土。（特写）

“嗨！——”老战高兴得用鼻子嗅着。

老头儿：“走吧，多的是。你走十天十夜也走不到边儿，尽是这种土。”

“得！得！”老头儿吆喝着马，雪橇又向前走了。

老战：“老伙计，这儿真过瘾哪！”他拍着老头儿的肩膀。老头儿掀着帽子的遮耳：“你要吸烟吗？”

老战往他耳朵跟前凑了凑说：“我说这儿土地真过瘾哪。尽是一马平川地，这能打多少粮食啊！”

老头儿：“多着呢，土地还肥得很哪，十年不上粪，它照样长庄稼！”

老战：“啊！”

老头儿：“稀罕吧！还有呢，有你吃的肉。我们这儿叫‘棒打獐子瓢勺鱼，野鸡飞到饭锅里’，天上飞禽，地下走兽，想吃什么有什么。”

小冬子：“啊！还有什么？”

老头儿：“就是荒凉啊！我们这儿年轻人有个小调儿，叫做：‘北大荒，真荒凉，鹅冠草，小叶樟，又有兔子又有狼，就是缺少大姑娘！’知道吧，地是好地，就是没有房子，没有热炕，也缺少娘儿们！”

老战打趣地：“你精神挺好啊！”

老头儿：“哎！就是爱说笑话。你同志年纪也不小了吧？”他端详着老战。

老战：“儿子已经快二十岁了。”

老头儿：“哎，我说的，你同志是干什么的？”

小冬子：“当县长，知道吧？”

老头儿：“知道，知道！七品哪，要说你得坐瓜皮绿轿子哪！”

老战：“你这个木爬犁比轿子还舒服哪。”

老头儿笑着：“哎！话是这么说吧！”老头儿叹了口气说：“在我们这儿就是苦啊，要说这‘北大荒’草原上也是块宝地，金子、人参都出在这儿，还有这地板多肥哪，可就是太冷了。说得远一些，恐怕从盘古开天辟地到现在，这地上还没长过庄稼，鬼子也来开过这荒地，可是到底还是给冻跑了。”

老战：“啊！他们来过呀！”

老头儿：“是啊，可是也给冻跑了。唉！同志，你们来办农场啊，是个好事，可就是这儿待不住啊！”他说着摇了摇头。

雪橇继续向前走着。

六

在一片空旷的雪原上。一个破旧的水泥碉堡前。

老战叫雪橇停了下来，他端详着碉堡：“给咱们，倒不错！这是日本人搞的吧？”

老头儿：“对了。”他抱着鞭子跺着脚。

老战：“小冬子，叫老周，就说到农场办公室了。”

老头儿吃惊地：“唔！”

老战拍着老头儿的肩头：“这以后，咱们就成邻居了，来串门吧。”

老头儿：“唔！”

像龟盖儿似的碉堡门前，挂着个木牌子。牌子上写着不太好的毛笔字：“第一农场筹备处”。

在碉堡旁，老战、小冬子、周清和正在挖一眼井。

老战正挖得满头是汗，他跳上来把镐给周清和。

老战：“老周啊！你挖一挖，一挖就不冷了，顶得上一老羊皮袄。”

周清和：“行。”他难为情地跳下去，有气没力地挖着。

小冬子：“明天过年，我们这口井挖成，就不再吃雪水了。”

老战：“明天给你们打兔子吃，改善一下生活。”

碉堡中，用于草打的地铺占了一半地方，另一边放着行李、面粉袋、做饭炊具和枪。

几块树根在燃烧着。

老战、小冬子、周清和挤在干草地铺上，他们在研究老战画

的“农场房屋建设图”。这不是什么建设蓝图，而是画着一堆堆小房子的画儿。老战正在小房子前画着各种小人来标志着这些房子的用途。

老战拿着笔在端详着，修改着。他嘴里说着：“这是办公室，这是……马棚，这儿放拖拉机，这是医院，这是小学校……。”在那张图上出现着穿干部服的人、小马、拖拉机、戴口罩的人、小学生。（特写）

小冬子：“老战同志，医院和小学校不能放在一块，小孩子吵得太厉害呀。”

老战思索着：“嗯，……那么放作食堂，这儿改作小学校。”他把画上的小学生换作炊事员。（特写）

他们在有趣地讨论着，周清和在一边偷摇着头。

老战看看这张图：“嗨，行了！”

小冬子：“老战同志，我们打算在这儿待多久？”

周清和也留心听着老战的回答。

老战：“干吗问这个？”

小冬子：“我是说，咱们在这没人烟的地方，打算待多少年！”

老战：“我吗？我昨天把坟地都看好了！”

小冬子：“啊哟，这么说你是打算在这儿住一辈子？”他好奇地问着老战。周清和谛听着，痛楚地摇了摇头。

老战微笑着说：“是啊！这么大的草原，这么好的土地，是有个干头哩！你呢，小冬子？”

小冬子兴奋地：“我跟着你。”

太阳慢慢地向着银白色的雪原上沉落下去，在辽阔浩瀚的白雪上，映照出一片刺目的粉红色光芒。在蔚蓝的苍穹下，橙黄色的夜幕渐渐笼罩住了草原。

七

夜。

密密麻麻的寒星挤在灰暗的天空，草原上的白雪闪光和漆黑的夜色争夺着大地，凄厉的东北风在吼叫着，草原上像死一样的沉寂。

远远望去，一缕浓重的灰烟在草原上空抖动着、飘绕着。在夜色里，烟柱的下半截闪出暗红的颜色，再往下边，是那个圆圆的黑色的碉堡影子。

老战、小冬子、周清和挤着睡在干草上。老战和小冬子睡得正熟，周清和在大瞪着眼想心事。

他翻来复去在考虑着。

八

早晨，草原上天空笼罩着阴云，寒风呼啸起来。

老战由外边钻进碉堡，他拉进来一捆干草。

周清和：“老战同志，带来的面粉快没有了！”

老战：“不要紧，明天我和小冬子回车站弄一点，你在这儿看家。”

周清和皱起眉头。

夜里，风在吼叫着，雪花飘起来。

老战和小冬子已睡熟，周清和仍在瞪着眼睛想心事。

他悄悄爬起来。

他悄悄穿上靴子，看看老战和小冬子，蹑手蹑脚地走到碉堡

门口。小冬子翻了个身，他急忙蹲下。

他忽然掀开木板，钻出碉堡，跑了。

他跑着跑着，在雪夜的草原上，突然两道寒冷的绿光射住他，一只狼跳过来截住他的去路。

“妈呀！……”他喊着，弓着腰，往后退着，饿狼扒着地上的雪，龇着牙，向他嗥着，逼近着。

“有狼啊！妈呀！……”他声嘶力竭地喊着。

碉堡内，老战被喊声惊醒了，他机警地一看，急忙推了一下小冬子：“快走。”

老战和小冬子奔出碉堡，提着枪朝着喊声跑去。

喊声：“狼啊！狼要吃人啊！……”

老战在暗中举起了枪，向一个狼的黑影瞄准。

饿狼狡猾地跑向树丛，未及跑掉，枪声响处，狼应声倒地。

小冬子上去扶住周清和。周清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着。

老战又给了死狼脑门上一枪，他抬起了周清和跑掉的靴子，用轻蔑的目光睨着他。

老战：“不要哭了，眼泪太不值钱啦！穿上你的靴子吧！”

周清和越哭越凶，小冬子帮他穿上靴子。

老战严肃地对他说：“你不想干想回家，我们现在就送你走；愿意干，跟我们一块回碉堡。”

老战气愤略为减了些说：“哎，小伙子啊！你想想咱们的将来吧！这儿将来要长出庄稼，长出蔬菜，还要长出苹果、西瓜，要在这儿盖房子、娶媳妇、生孩子，多有意思啊，怎么老想开小差！”他说着，上前有力地热情地抓住了周清和的胳膊：“走吧，回去！现在，在这儿只有我们三个，……我们是亲密的同志！”

茫茫的草原上，夜色更灰暗。寒风袭击着他们。三个人迈着艰难的步骤，拉着死狼，在大风中走向碉堡。

九

寒风在呼叫着，大雪像张开口袋一样遮天盖地地向草原上倾倒着。

碉堡内，老战、周清和两个人伏在干草铺上，静静地看着碉堡孔眼外飘舞的鹅毛大雪。

碉堡的另一角，三根木头架了一个锅架，一个钢精锅吊在锅架上，几块木柴在熊熊地燃烧着，锅里煮的是狼肉。

小冬子由外边走进来，抖着身上的雪：“老战同志，讲点故事吧！今天过年么，讲一点故事。”

老战：“好啊！讲点什么呢？”他拍着脑袋。碉堡外一只兔子在雪地上跑过去。兔子背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。老战若有所思地说：“讲个张飞作诗吧！”

周清和惊愕地：“张飞？”

老战：“对了！……”

小冬子：“我知道，关老二的兄弟，大黑脸，讲吧！”

老战：“是呀！有一年天下大雪，他老兄是在饮酒赏雪，忽然诗兴来了，就作起诗来。这首诗一共四句：头一句是‘天地一朦胧’，第二句是‘井上黑窟窿’，……”

两人笑。

老战：“第三句呢？是‘黑狗身上白’，第四句是‘白狗身上肿’。”

三个人响亮地笑起来。

小冬子：“再讲一个，再讲一个！”

老战：“没有了。”突然一阵寒风把大雪卷进碉堡的孔眼。一阵寂寞，老战只得又笑着说：“好吧！就再讲一个吧！”

小冬子：“好，好！”

老战：“一九四〇年快过年的时候，日本鬼子实行三光政策，我们就退到大森林里边。二百多个人粮食吃完了，就挖草根吃，各种各样的草啊，有甜的、有苦的，还有像香椿的，能吃的东西多啦！大家就往林子里找松子吃，就在这时候碰见一群大野猪，嗨！像妈的可肥了！……”

声音低隐下去，画面上出现着雪景。尖利的寒风怒吼着，大雪向草原上倾泻着，整个草原被纷飞的大雪弥漫得混沌一片，远远望去，碉堡显得更矮了，更小了，它渐渐地变成了小黑点。

风雪继续发出刺耳的怒吼声，它像要把草原和天空撕裂开，在这令人发抖的声音中，却隐隐地洋溢着、交织着老战讲故事的声音和小冬子清脆的笑声。这声音好像冻僵了的雪原下喷出来的火焰，它融化着严寒的风雪，融化着冻结的草原。

十

雪下得小了，它变成了飘忽的细碎的霰粒。

一只老鹰在天空里盘旋着。地下的碉堡看不见了，它被风雪掩埋在厚厚的雪里了。

碉堡内，黑漆漆的，三个人在沉睡中。

周清和坐起来揉着眼：“他妈的，今天的夜怎么这样长啊！”他推着小冬子：“小冬子，小冬子，怎么天还不亮啊！”

小冬子哼着，老战坐了起来。

老战：“是啊，怎么天还不亮，打开窗洞看看。”

他撕着碉堡洞眼塞的干草，干草撕开了，涌进来一大堆雪，白雪散落在他们的地铺上。

老战喊着：“啊！他妈的，叫雪给埋住了，赶快挖！”小冬